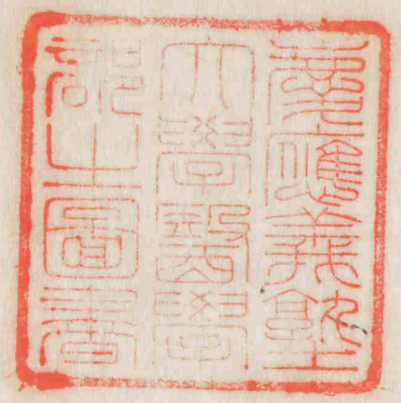

牛渚湯錄　利

浴署簽

g 69

F 3
キ-27

490.4
GTy-2/3
No.1771
12 9 69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北里圖書
慶応義塾大学医学情報センター
昭和47年6月27日
富士川文庫
601

牛渚漫錄卷三

目次

學者立志　古人擅場
愼一介取予　使方法
無妄藥勿用　學詩似人身
讀書法　先哲格言
老學勉强　人子學醫
論死生　乳巖治法
厭舊喜新　醫意
知立意取所長　醫學要務
顧元氣　視時之盛衰

醫籍部類　俗諺警切
養子敎子之法　脈諫
調攝爲上　目病忌點洗
藥性不盡　技進乎道
毒藥　方書評
養兒法　痘瘡
本草學　本草主味
本草辨誤　醫師名義
古今異稱　藝精而試
奇藥隨地而有　性不可誣
相感難測　瞻黃
精神內守證　病治其心
內外傷　火有二
不宜盡去火　邪不能勝正
愼診察　本草註詮
病由氣勝負　石藏用
莊子言與思邈合　參蓍甘草喻
時醫眞詮　三陰陽
諺語　邦諺五不知
知物性　鳥獸知解毒
人氣温凉　鍼灸要訣
鍼灸詩　凍死要訣

勿誤藥室藏

凍梨　瞻病詩
保精　學尊師承
味道攝生　不死方
學醫要訣　讀書得一言
用刀斬亂絲法　吳江名醫詩
本邦名醫詩　高僧醫喻
儒士醫喻　色誡
藥方喻　博覽要約
南涯銘讚　紫雙丸
治法　方劑
醫道未至極　儒醫

醫易　瞻大心小
醫似屠劊

牛渚漫錄卷三目次終

牛渚漫錄卷三

栗園淺田惟常識此甫著
男　惟恭
松本豐多　同挍

學者立志

醫之處世。不爲則已。苟爲。必蜚英聲騰茂實。以成一世之軌。廼足矣。奚爲嘿嘿乎與草木同朽。生而不稱。歿無聞者。是所謂行尸走肉耳。毛大可誨其子曰。丈夫處世。固不當爲賢士大夫所棄。亦不當爲庸衆人所容。黃紹統自署楹帖云。爲倫類中所當行之事。作天地間不可少之人。陳同甫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賴山陽常謂。大丈夫不能爲天下不可無此之人。猶當著天下不可無此之書。小蓮殘香集

序云。古作者之死而名傳後世者。悉皆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故今作者。要死而亦名傳後世如古人者。但合作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人也。先哲之所見皆同。

古人擅場

黄山谷論作賦曰。黄就今人中擅場。當於古人中擅場。豈特作賦而已。於醫術爲最然。左蘭城曰。凡爲士大夫者。寧可在官場。有山林氣。不可在山林。有官場氣。亦有味。

愼一介取予

古人愼一介取予。苟取可取。自食其力。賣卜補鍋。亦足高視一世。況於醫道乎。不可取而取。則肥馬節鉞。揚揚歸鄉。有識則唾棄不顧也。若夫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於人。每行飲水。輒投一錢於井中。廉則廉矣。乃無害於義乎。亦不可不愼焉。技癢錄云。醫以濟生惠人爲已任者。以笏室之卑。而上無恥於槐位。故賈大傅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非謂醫之有可貴乎。醫以釣名弋利爲其心者。以千鍾之富而下有倖於奸賈。故闞子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非謂醫之有可賤乎。

使方法

人當先有所得。使物皆至于心。而心不爲之囿。則神鬼之奥。作息之常。其趣一也。語曰。使法不使於法。佛者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余亦曰。醫昧方法使醫。明使方法。秋圃擷餘云。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醫之於術最然。

無妄藥勿用

中鑒云。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無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中乎。唯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則必有傷。唯鍼灸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後漢書云。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良藥也。苟悅曰。即易所謂无妄之疾勿藥之義也。

學詩似人身

琴春撫曰。氣待其人。人値其氣。承之於手眼。納之於咽喉。畜之于胸腹。吐之于口吻。吟而爲詩。筆而爲文。其詩其文。亦隨所承。且納之手眼與咽喉。而轉其體裁。又從所畜。且吐之胸腹與口吻。而化其聲音。仁科幹

曰。神完精專。筋骨堅固。百病無所自入。志高氣潔。學識邃淵。百邪何由而臻。學詩之要。其在于斯歟。

讀書法

醫人不知讀書法。動輒誤所向。顏氏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錢塘曰。士君子讀書。宜務知大者遠者。而其餘俱可略也。是故於經。宜考聖王之制作。而不必溺於訓詁之說。於史宜觀豪傑之謨略。而不當纖悉於事迹同異之間。始吾之所講者。皆可諸行事。然後爲有用之學耳。石成金曰。讀書首要立志。立志若專。反難爲易。蓋志定則不移不惑。久而工夫精純。何書不熟。何書不透耶。一切世事之成敗。皆由志立與不立耳。然志雖貴乎專一。又要貴乎有恒。若不有恒。多至半途而廢。或少有得而自畫。豈非自棄哉。吳醫彙講云。讀古人書。須識

其補偏救弊。一片苦心。互相牴觸。即是互相闡發處。所貴多讀多看。融會貫通。由博反約。以求理明心。得臨症無望洋之苦是已。若好爲指摘。棄瑜錄瑕。殊失欽承前哲之道。至矜家秘而執成法。頭痛醫頭。尋方覔藥。一切無方之書。置之高閣。此又孟浪之流。不足與語斯道者矣。

先哲格言

平安百俊德曰。褚尚書曰。師友良醫。因言而識變。觀省舊典。假筌求魚。博涉知病。多診識脈。屢用達藥。則何愧於古人。此語極着實平易。實簡要之良法也。學醫者拳服念持。旦夕精思。勤脩不怠。則所謂居今之世。爲古之工者。其亦可庶幾也矣。若夫陳言迂論。高遠幽微。其言可聞。而其實不濟用。或臆見妄斷。槩斥先賢。肆立一家之言者。皆不徒無益。反害於習業。幸勿陷迷執惑。以誤終身而可也。

老學勉强

山田業廣曰。千金翼取孔穴法云。唐甄權曰。人有七尺之軀。藏腑包其內。皮膚絡其外。非有聖智。孰能辨之者乎。吾十有八。而志學於醫。今年過百歲。研綜經方。推究孔所疑。更多矣。業廣每讀年過百歲研綜經方語。未嘗不歎其老而猶不怠。余年六十五。得知六十四年之非。天若假數年之壽。亦必得知昨非矣。孔聖有言。學而不已。闔棺則止。學者其可不勉乎。

人子學醫

王勃難經序云。勃養於慈母之手。每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爲不孝。王仲宜甲乙經序云。若不精通於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千金要方序云。君親有疾。不能療

之。非忠孝也。名醫傳略云。許智藏曰。爲人子者。嘗膳視書。不知方術。豈謂孝乎。壽新養老新書云。司馬公曰。父母有疾。專當以迎醫。驗方合藥爲務矣。事親者。亦不可以不知醫。稽之於儒書。西域辛文房唐才子傳云。王勃字子安。大原人。王通之諸孫也。嘗言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方。勃盡得其術。以虢州多藥草。求補參軍。程子外書云。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又見朱子小學。）焦氏筆乘云。許道幼以母疾。覽醫方。遂號名醫。戒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侍藥。不知方術。可謂孝乎。（又見隋書。）周嘉冑裝潢志云。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諸書各有所本。而難經序言過庭。則此言蓋出文中子。而伊川亦誦之也。世但知許智藏程伊川語。而不知王勃與曹元爲名醫。可惜焉。

論死生

察聲氣色。眡其死生。周官所立。固無不可。而醫家死生之說。議論多端。終難得其要領。此即聖人所罕言乎。今舉先哲論一二。以解惑焉。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死病者。有死葯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又曰。我之生死。如馬之手。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王充論衡云。有血氣之類。無不有生。生無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人之生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顏光敏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火也。火傳于炭。然後能爲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則生氣之鼓盪也。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

者亦妄也。凡人之壽夭死生，豈一醫工所增損哉。不幸病未必死，而爲庸醫所殺者，或有之矣。未有不可爲之病而醫活之也。史記齊王問大倉公，診病决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可謂正論。而至范曄陳壽記華陀治疾，則頗神恠可疑者多矣。夫將之良者，忘於勝敗。醫之良者，忘於死生。得之於法，成之於習，功用既就，心不爲之亂，坦然安於命，謂道之眞也。

乳巖治法

我醫術賀川子玄之於娩產，華岡青洲之於乳巖，特爲不愧於西洋矣。子玄事詳見于產論及皆川淇園所撰墓誌。亡友田中華城曰，乳巖一證，諸書紛紛嘖嘖，揭其方以陳必驗之說焉。至陳實功則不然，擧一議論，以斷然立不可施療法之卓見矣。然則陳實功擧實驗也，若諸家則傳虛論也，以是宜辨優劣焉。余所以推正宗，洵在此。獨華岡青洲熟按漫遊雜記所載西洋割乳巖之法，以發各國未曾有之奇術，長施諸天下萬世，可不謂大豪傑乎。余大恨不使陳實功視青洲之奇術矣。

厭舊喜新

厭舊喜新，人情所然。然擧世趨新，耳目所觸，無物不新。當是時求新於新，則新者非新，反以其不新者爲新。朱竹垞曰，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于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于舊者之無蔽，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或曰，人情趨新，必忌蹈襲。忌蹈襲之弊，乃至不究不明而欲輙變，則浮虛流靡，恠迂夸誕，其賊人也多矣。李東陽曰，予恒病天下藝未復于古，而醫爲甚。昔者病其不復于古而

今則病其趨于新也。蓋古之陳者不可盡廢。以據于本也。今之新者。多不可取。以趨于末也。乃知事之朽不朽。在本末而不在新陳也。淮南子云。世俗之人。貴古而賤今。夫貴古豈必盡然乎。俗人苟不辨義理之當否。偏執古是。淮南所謂俗人也。古固可貴。今亦概不可賤。貴賤在義理與本末。何必以世乎哉。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溫古知新。可以爲師。實然。

醫意

子華子云。醫者理也。理者意也。意其所未然。意其所將然。而謹訓于理。夫是以謂醫。是後世醫意之說所原。泰定養生主論云。病者必謀於醫。醫者必謀於其術。岐黃問答。醫之法。臨機應變。醫之意也。以醫意用聖法。非妄意也。張介賓曰。昔人云醫者意也。意思精詳則得之。余曰。醫者

理也。理透心明。斯至矣。夫扁鵲之目洞垣者。亦窺竅于理耳。故欲希扁鵲之神。必須明理。欲明於理。必須求經。經理明。而後博採名家。廣資意見。其不通神入聖者。未之有也。按歷史醫意說。始于後漢書郭玉傳。而梁陶弘景再言之。唐許胤宗三言之。自此厥後。祖述以飾其陋者。滔滔皆是。予謂古人之意則不然。求諸其意。而徵之於其書。決不忽略也。郭玉言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然著鍼經診脈法。傳於世者。以非著書則不足傳道也。弘景爲人圓通謙謹。讀書萬卷。尤明醫術。本草其言曰。醫者意也。古之所謂良醫者。盡善以意量得其節也。此豈絕學之謂哉。胤宗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亦輪扁糟粕之論也耳矣。未嘗曰

不讀古醫法也。顧者三子讀古之醫書。思而不置。必得其意。圓機靈活。能逢其原。此之謂醫意。若夫不讀醫書。讀之不能通其義。徒以醫意爲口實者。則三子之罪人也。又按玉函經云。醫者意也。聖道非不妙。愚醫不能尋聖意之要妙。怨嗟葯石不治者。此爲謬也。藏經音義引集訓云。醫意也。以巧慧智思使葯消病也。李庚曰。或乃謂醫特意耳。不庸著書。唐史臣以此劇口稱道於許嗣宗。（宗恐胤宗誤）殊不知張仲景孫思邈輩率吁百年而得一人。使其方劑之書不傳。則醫之道或幾於熄矣。是或一偏之論也。方有執曰。天下有不歸一於三陽三陰之病乎。嗚呼。仲景歿六經熄。病論不爲不多也。而皆曰醫者意也。事物皆歸一於意矣。尚何道可言哉。吳恩曰。禦寇有言。醫者理也。理者意也。何稽乎理。言治。意言識。得理與意。料理於未見曰醫。皆謂醫有學識。世醫解意字。以爲妄意之意。大謬之極矣。沉九如曰。自許義興謂醫者意也。耑精於思慮而不著書。後人藉口義興。不識義興之所爲意。而率以情度病。義興則得矣。惑誤後人。豈不甚哉。夫陳方悉義。放古覈今。尚慮古法新病理不相能。況敢意視死生以我爲斷耶。以上諸說先獲吾心矣。

知立意取所長

劉純曰。諸方立論。有多用熱者。有多用寒者。要知其立意。取其所長。去其所短。人性偏執其疏通者。自古及今。寧幾人歟。何以謂之疏通。曰無先入之主。能窮變化之神。識爲冲和之氣。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上者抑之。下者舉之。聖濟經云。前世之書。執小兒氣盛之論者。不知陽中有陰。而專於吐利。執河北關西地寒之論者。不知南北之異。而專於灸炳。是亦醫家之通論。蓋顱顖肇於東漢衛汎。而成於宋

人錢仲陽。其能用仲景地黃湯。治賦稟不足。以七味白朮散。治瀉利作渴。豈不卓然有見哉。胡兆新曰。朱丹溪以爲產後大虛。總須大補氣血。雖有他症。以末治之。此其常。未盡其變也。至張景岳則云。產後有邪。當去其邪。有實食則去其實食。此則變化神明之論也。若云何方何葯。是謂膠柱鼓瑟矣。又曰。溫疫一證。吳又可法最爲貼切。張景岳亦有方論。從吳則攻瀉大過。從張則未免留邪不盡。自然臨證權變。機宜存乎其人耳。

醫學要務

齊德之曰。夫診候之道。醫者之難精也。若非燈下苦辛。勤於記誦。參師訪友。晝夜不遑。造次顛沛。寤寐俯仰。存心於此。安能知神聖之妙哉。古人曰。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以悟其探賾索隱之妙也。宜與楮澄居今之世。爲古之工。

亦有道乎條參看。見上先哲格言。徐靈胎曰。學務窮經。志切師古。不尚奇功。祇求實效。尤在涇曰。融會羣經。貫穿百家。不爲名言高論。而義理自著。以視夸大其言。而不適于用者。奚啻霄壤。陳念祖曰。醫之所貴者。力學之外。又得名師益友。日舉其所治之證。與聖經之異同。合而講論。始知其妙。胡兆新曰。自古醫書千萬。賢愚不等。偏見迂論。不可勝數。亦毋庸詳辨博考。只撿緊要之書。揣摩詳究。自然學進。鎖細病名字詁置之不論。何必查考耶。是皆醫學之要務。

顧元氣

明劉宗周曰。病而轉亟。即肢體皆無可療。計惟有提掇元陽之一法。可以起死回生。安知治本之不足恃緩急乎。按仲師法傷寒論一百一十三方。以存津液三字爲主。張思聰胃氣論可徵焉。金匱要略。一百四十

三方。以調以甘藥四字爲旨。而四逆白通以回陽。承氣白虎以存陰。助其樞機。轉運其鍼機。藏府調和。統歸胃氣要之。在顧元氣如何耳。衞生葯室銘曰。治病之方。先顧元氣。攻病擊邪。斟酌葯劑。邪輕劑輕。邪峻劑峻。元氣成虛。峻劑當愼。泥標忘本。白首不痊。善哉是言也。張隱庵十棗湯注云。糜粥自養者。養其胃氣焉。觀此則丸攻痞鞕者。雖實證。須顧其脾胃之土氣矣。此說亦理。

視時之盛衰

蓬窻日錄云。葛應雷者。可久從姪也。以名醫仕元。浙江醫學提擧。嘗立說以爲醫當視時之盛衰爲益損。劉守眞張子和輩。值金人强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困勞志。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至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玉機微義防風通聖散方後云。在大定間。此葯盛行於世。而多效何哉。當時雖市井之徒。口腹備衣著全。但志樂而形不苦。然是凉葯亦多效而少失。變亂之際。虀鹽糟糠。有所不充。加以天地蕭殺之運。敢用凉葯。如平泰之世耶。故多失而少效。有如仲景用桂枝。當漢之末。韓祇和戒桂枝。當宋之隆。時世之異。不可不知。此說皆發素問所未備。致求正錄云。劉朱之言不息。則軒岐之澤不彰。誠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運也。其言未免過激。然視時世。補偏救弊。亦爲後學頂門一針矣。

醫籍部類

古今醫書之夥。汗牛充棟。指不暇僂。漢班固藝文志。以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爲類。宋陳無擇以方技之書比四部。而四部之外。又有說之一部。讀之者。當博學而反諸約。蓋約者。得其要領也。非世之管見諛聞。自以

爲約之謂也。

俗諺警切

遜志齋醫原云。其病在于心也。而葯其肺。在乎寒也。而以爲熱病乎。實以爲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控訴。故醫得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无所。臟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用藥之難也。錢大昕醫譜序曰。方藥主於對病。病之名同也。而或感於外。或傷於內。或實而宜瀉。或虛而宜補。疑似之間。毫釐千里。學醫費人。爲禍尤烈。二子引用俗諺。警覺太切。

養子敎子之法

孫眞人養子敎子之法。太深切著明。因著錄焉。千金翼云。文王父母。有胎敎之法。此聖人之道。未及中庸。是以中庸養子十歲以下。依禮小學。

而不得苦精功程。必令失心驚懼。及不得苦行杖罰。亦令兒癲癇。此事大可傷怛。但不得大散大漫。令其志蕩。亦不得稱讚聰明。尤不得誹毀。小兒十一以上。得漸加嚴敎。此養子之大經也。不依此法。令兒損傷。父母之殺兒也。不得怨天尤人。按胎敎之事。始于成周。而備于漢晋。煩于隋唐。而猥于明淸。其意蓋不過于託言於生子賢壽。而戒閫閨容止。固拘之則泥矣。博物志云。瞽叟夫婦。凶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徵在失行也。加之野合而生仲尼焉。其在有胎敎乎。說雖詭亦是理。

脈諫

鶴林玉露云。敖器之善察脈。嘗言心脈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擧似謂余曰。此非論脈。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可謂脈諫矣。湧幢小品徐樞

曰。葯性猶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余謂可以爲葯諫矣。

調攝爲上

日知錄引文中子云。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葯。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明羅周彥其持論。先調理而後湯葯。湧幢小品云。大學士楊石齊上言治病之術。調攝爲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亦無速効。是即俗諺所謂一護持。二天命。三醫葯之所本。

目病忌點洗

余嘗閱軒岐救正論有目病最忌點洗一條。未得其解。仇池筆記云。歲日與歐陽叔弼晁无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所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得此說即釋然。萬安方云。眼屬肝。屬木。尤不可用葯頻點。緣病目自內起。俗諺云。眼不點不瞎。耳不幹不聾。此之謂也。亦同旨。一萬祉草云。今人不分陰陽。槩行搽點腦麝辛散。最能蠹蝕神氣。爐甘歛澁久。則眥弦縮小。況外施之法。揚湯止沸。治其標末。有何益焉。惟內服之方。鍋底抽薪。求其根本。法之正也。若暴赤腫痛。血壅氣凝。或翳膜星障。拏肉攀睛。不妨暫點。點仍忌冷藥冷洗。茲有方外之士。用硼砂芒硝銅青膽礬等項。峻烈點藥。剗取翳障。圖効目前。誑人財物。縱是精神強壯。氣血旺盛者。被其藥點二三次。瞳人磨薄。必至失明。予會目擊數人。因而記此。是可以儆耳矣。

藥性不盡

東坡篆隸跋云。嘗謂本草解藥性不盡。韻書解字義不盡。丘瓊山本草格式序云。竊念醫書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書也。不識字義者。斷不能作文。不識葯性者。又安能治病哉。先輩曰。素難論瘵病。不知掛漏。本草說葯能不免骨突。古今儘同見。東坡又云。余嘗論學者之有詩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温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醫學之弊。蓋有尤似焉者。羽峯綱紀云。字書猶葯石也。無葯石。則不能療疾病。無字書。則不能明音訓。故醫者必資葯石。學者必因字書。苟因字書。明音訓。解義理。以供國家用焉。則其爲益不亦大乎。古稱良醫醫國。不識今日學者。能醫國果有幾人也。是亦假葯論道者

技進乎道

簪雲樓雜記。佯爲郵語云。大鍊治趙大夫。絕而甦。李因不悲而笑。證永不作矣。蓋醫者意也。過喜則傷。濟以悲。而乃知技進乎道矣。

毒藥

周禮所說毒葯。原是二物。東門隨筆既辨之。然無明證以排之。明柯尙遷周禮全經云。毒謂五毒攻之之毒。藥謂五藥療之之葯。二物也。聚之所以共衆醫之用。清姜兆錫周禮輯義亦同此說。靜修文集拾遺云。凡五葯之有毒者。非言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之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其義最爲明了。按通雅云。說文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從草從毒。徒沃切。孫陸復收毒字。後人省草。借義久。而

正義本音反忘矣。茶毒之毒。從草。育毒之毒。上從生下從母。今尚有毓字。從母從㐬。㐬音突。子初生也。余斷以爲毒毒之毒從草毒字。孫愐未詳。更加毒字、梅氏亦未分。則其說字義最爲詳。

方書評

靜修文集拾遺云。李明之嘗言。蘇沉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能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讀醫書者。最不可不具此眼。陳念祖曰。割章分句。梛前換後。以成一編。暢達文章。如詩家之集李集杜。雖皆李杜句。究竟非李杜詩也。余願從仲景原文。細心體認。方知諸家之互詆駁者。終無一當也。又曰。沉氏尊生一書。大抵見病治病。不脫江蘇氣習。百鳩窻日。和劑局方。即賣葯舖手簿也。亦理。

養兒法

禮內則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他人無事不往。世以爲養兒之法。奉養大過。誤兒不少。千金方及儒門事親。論小兒極確當。可爲規。按王符潛夫論云。嬰兒之病。起傷於飽也。今人養稺子。不察腸胃所容幾何。但聞一聲哭。將謂飢號。急以潼乳納之兒口。豈復知量。不吐不已。及稍食。應口輒與。夫小兒初生。別無伎倆。惟能號泣爲强食耳。五雜俎引保嬰論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嬰童百問云。陳氏所謂忍三分寒。喫七分飽。頻揉肚少澡洗。及要背煖肚煖足煖。要頭凉心胸凉。亦至論也。古今黈云。俗諺有之。小兒欲得安。無過飢與寒。近世一醫師謂貧兒誤得安樂法。此良言也。貧兒誤安。則是富兒故富求病也。慈幼者可不知此言乎。

痘瘡

痘瘡乃造化之殺機。小兒之危。莫甚于焉。而因歲運。虛實攻補。手段不同也。筆精云。予謂古方療病。今人多不驗。痘瘡五年一發。或時年。宜用涼用溫。未可執一而治。予幼年見閭中治痘。什九用參蓍。近年用補者死。多用涼劑。此可以見其一端矣。松崎慊堂曰。夫痘之爲疾。世未審其所肇。相傳以爲馬援征交趾時。軍中染是疾。自是入於漢地。後遂傳於本朝。平城朝一希一劇。以至於今。其症有微甚。其始起也。微熱發紅。紅漸起泡。泡轉爲膿。膿枯結痂。其微者若始不疾者。其甚者多至不起。起者亦瘡痕痱癟。天下免者萬無一二。嗚呼。亦酷矣。然而醫者。未知其因。大槩推測。以爲荄於父母交構之慾火。而發於天行沴氣之流動。夫生民以來。未有無父母之人。而海島孤絕之地。亦皆天之所函也。何乃漢之永平。與我平城之前。與今之五島。天草。八丈之人。曾不知有是厄

也。痘之始入而染人。人傳以行。雖有希劇。而終古未嘗斷耳。火就於薪。薪斷而火不行。則避痘之方。吾知其必有在矣。是說足以發醫家之蒙也。

本草學

山縣柳莊曰。醫家固不可無本草也。而今之本草。不下數十家。亦皆駁雜。薰蕕兼收。如藥性主治旁通。多可使人無所適從也。其實非唯揀藥發博洽自誇。終無有要旨。神農本經。雷公炮炙。伊尹湯液。世奚有此書乎。近來采藥家。頗能辨其非。亦且倣尤所爲者。皆非醫之要務。僅備好事之采覽耳。甚者襲瓦石。收砂礫。木頭竹屑。畜藏自珍。曾不益于避泥造舟。如此則不若爲胥董之鋪也。醫家須唯採取有用者。試驗必實。芟繁就簡。以備于緩急可矣。藍川愼曰。或問採藥之說於胡兆新。兆新曰。

周禮採藥。以供醫師之用。不言醫者採藥。以備治療也。僕輩庸庸者流。豈能遍歷山川。搜求古人之未備。即或知其名識其形。未必能辨其氣味。別其寒溫。又何取意之方。今藥味數千。前人博考辨正。以便今人之施用。綱目一書。已堪足用。若曰必識其形。而知其能毒眞僞。不辨葯物。則不知其方意。則僕曰否否。恐未必然也。按本邦古有採葯師。與醫師自別。兆新之說有理。亡友尾臺榕堂曰。我邦古昔講究本草。觀類聚國史。延喜式。朝野群載等。可以見矣。如續後撰集。徒然草之類。雖歌咏寓託之言。尙足以觀其時世矣。又延曆中和氣廣世。著藥經大素。其書不傳。可歎。

本草主味

藥之理病。氣以制氣。而氣不空生。必因于味。國語曰。味生氣是也。故神

農本草。不言氣而言味者。即古義。王安道曰。經於諸葯名下。不著氣性等字。獨以味字冠之者。由藥入口。惟味爲先故也。洪範註云。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氣色氣味。而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古之立言。可不深思哉。

本草辨誤

新修本草辨陶隱居之誤云。重建平之防已。弃槐里之半夏。秋採榆人。冬收雲實。謬粱禾之黃白。混荊子之壯蔓。宋張舜民畫墁錄云。陶隱居不詳北藥。時有詆謬。多爲唐人所質。人固有不知。無足恠也。按杜征南之註左傳。師古之註漢書。妙在不強不知以爲知。杜不長於鳥獸蟲魚。顏不長於天文地理。故俱缺之。可貴。

醫師名義

俗稱名一藝者爲某師。而善蒸餅者。爲餅師。善種藝者。爲花師。唐世既有此稱。而至醫師。早見醫禮天官。養生主論云。古者稱醫爲師。今也視醫如戲。儒門事親云。古人以醫爲師。故醫之道行。今之人以醫辟奴。故醫之道廢。有志之士。恥而不學。喜多村栲窓翁曰。醫古稱之師。而孟子梁惠王篇。有工師之目。則匠人亦可謂之師。匠人稱之工。而素問有良工粗工之名。則醫亦可謂之工。是工師互稱也。按傷寒論值天陰雨不止章。玉函經改醫字作師。則知醫師二字。古亦互用之。不可固拘也。或曰古稱醫曰師。檀弓卜人師扶右。經傳釋文云。師醫師也。即與仲景書師。曰馬師皇之師。亦同義。

古今異稱

隨園隱筆云。考今疾病之見于古者。鄭康成曰。湯羊體。即今之羊肢風也。荀子曰。徐偃王目可瞻焉。焉烏之微者。即今之近視也。或云焉乃馬字之訛。楊倞註云。目不能細視。故但能瞻馬耳。孫叔敖突秃。即今之髮秃也。左氏晉侯張如厠。即今之膨脹。崔令欽教坊記。范漢女開元出內庭。有姿而微愠羝。即今之狐臭。素問淡陰之疾。即今之痰飲也。周禮春時。有痟首疾。即說文之酸痟頭痛也。子雲有離眴之疾。即今之怔忡也。左傳稱陳豹望視。今之望羊眼也。趙羅痁作而伏。今之瘧疾也。荀偃生瘍于頭。今之落頭疽也。史記樊荒侯不能爲人。今之天閹也。韓女腰痛。淳于意以爲欲男子而不得。即今之相思瘵也。論衡言周公背僂。即今之背彎也。孔子反羽。即今之反唇也。荀子言傳說如植鰭。即今之枯瘦也。周公如斷菑。亦枯瘦之義。雞峯方云。凡古今病名。率多不同。如腸風臟毒咳逆慢驚。遍稽方論。無此名稱。深窮其狀。腸風乃腸痔下血。臟毒

乃痢之蠱毒。咳逆者嗽逆之名。慢驚者陰癇之名。若不知古知今。何以爲人司命。加以古人經方。言多雅奧。以痢爲滯下。以蹙爲脚氣。以淋爲癃。以實爲秘。以天行爲傷寒。以白虎爲歷節。以膈氣爲膏肓。以喘嗽爲欬逆。以强直爲痓。以不語爲瘖。以緩縱爲痱。以怔仲爲悸。以痰爲飮。以黄爲癉。諸如此類。可不討論。吾友今村祇卿曰。病名古今異其稱呼。故讀醫書者。不可不審時代而辨之。否則使人迷惑不悟。下利。素問謂之後泄。又謂之腸澼。難經謂之大瘕泄。傷寒論謂之下利。魏晋隨唐。謂之滯下。又謂之痢。今斥津液凝而粘稠者。謂之痰。痰字古書無所見。蓋肇於魏晋之間。金匱所稱痰。即停水之名。先師蘆庭先生有說。玆擧其要。使讀者知字義所原。曰。病名古今異稱。或一症存數名。極爲繁衍。如一名含數義。最易致誤。今擧一二辨之。腫本癰腫。移之於水腫。瘡本創夷。轉之於瘍瘡。疳本屬蝕爛。而小兒嗜甘發病。亦名疳。痰即留飮。原作淡。後世遂爲稠涎之名。癉者熱也。省文作疸。黄疸是也。後遂爲黄病之名。或移之於丹毒。瘤者懸贅也。後世或轉爲丹溜之溜。首痟與痟渴之痟。取義各別。而酸削亦或作酸痟。方書藥毒曰。癆與勞瘵之勞。亦自異義。宋人又稱疥瘡爲疥癆。癖積之癖。爲襞積之義。而痃癖之癖。爲側癖之義。而痰癖乃爲水澼之義也。馬刀俠纓。或作癭瘰癧爾。不與癭瘤之癭同。悸心動也。古來用之於悸桀。靈樞難經。傷寒論所言。奔豚同名異症。後世因爲疝氣之名。欬逆是欬嗽氣逆。而後世謬爲噦逆之名。此類極多。學者宜甄別焉。

藝精而試

夫天下之事。無不以精成。以粗敗。良治之治鐵。經百鍊。而能成斷犀切

玉之器。良農之治田。胼胝耕勤。去其稂莠。而能收秋穫之功。農之與工猶然。況於生生之具乎。程嵛曰。古人驗證以制方。審病以投藥。如聖人持一理。以應萬情。蓋古人藝精而試。今人試藝而精。古人以法治病。今人以法合法。古人精粗之所以岐也。吳崑曰。人患藝弗精耳。精藝自然入神。此言亦理。修匿餘編云。醫仁術也。精能起死。謬足傷人。起死者。種德無限。傷人者。造業靡窮。語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愼與。東坡曰。蜀諺云。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吁。學仁術。先戕生民。不如不學也。

奇葯隨地而有

夫天生猛獸。必先生箘桂。天生毒葯。必先生參朮。凡有此毒。必有此備。故本草序例云。天生萬物。以與人。人亦窮急以致物。濕氣多痺。足。主痺之物。即魚鼈螺蜆之屬。文海披沙云。有鳩處即有犀。以解鳩毒。有瘴處即有檳榔。以解瘴氣。有人面蛇。即有白蜈蚣以治蛇。有蠱。即有白葯以解蠱。天之於人厚矣。劉靜修曰。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辨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葯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茱萸以治氣。魚鱉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生者。夫固必使有勝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余嘗謂蝦夷之地。至今未嘗聞有良醫。然其地自有藥草。其民亦能辨其能毒。有病者。飲以其藥。亦未聞有死於非命者也。故天之生斯民。必先賦之。以所以禦禍者。奇葯良方。隨地而必有也。

性不可誣

蚴蜾樂窟藏

猫食薄荷則醉。鳩食桑椹則醉。虎食犬則醉。魚食茶葉則醉。鷄食蜈蚣則醉。性之所使不可誣。錫之於汞。銅之於醋。鉛之於硫。蜂之於蟹。蛭之於鹽。鯸鮐之於瞑府。蕎麥之於蓋草。鮭毒之於萊菔。萊菔之於餹錫。柹漆之於蕎麥麪。魚肉之於机子。菌耳之於紫茄及櫻皮。米酒之於腐婢亦然。又稻秔之平隱。醞之則成酒成醋。而酒之起腫。醋之消腫。是其確證者。凡此類不暇僂指。而古人務用心于斯。其意何也。夫砒石可以生人。而又可以殺人。然以其殺人。而不可廢其生人之功也。桂麻可以解表。而不可以守裏。然以其耗裏。而不可廢其發表之能也。故良醫者。善辨其能毒反合之理。用各適其宜。而奏功多矣。先輩曰。凡物之决然畏滅者。蠏膏消漆。枳椇化酒。羚羊能碎金剛。胡桃亦割鐵錢。譬如賢佞不相容。寛猛難並行。

相感難測

磁石吸鐵。琥珀拾芥。蜾蠃蜂蛤。與月盈虛消息。物之相感。有不可思議者。絃無聲。指亦無聲。絃與指相合爲聲。人與氣相觸爲病者。亦有相感之理。而不可測。知則歸之於神化之妙用耳。朱竹垞曰。霜降而鐘鳴。山崩而鐘應。木華於春。粟芽於室。氣機之感有然。世之君子存其言而莫廢之也。棱庭遺筆云。甲相山間有以捕蝮蛇爲業者。腰間常佩一藥。被嚙即傅。莫不効。其法擣爛乾白柹如泥者是。且曰。園庭植柹。則虺蝮不至。可見柹樹極毒于蛇屬。物類相感之理。誠不可思議。先輩曰。松化爲石。蛇化爲鼈。楓化爲人。雀化爲蛤。山蚯化爲百合。朽麥化爲蝴蝶。予又曾見桂枝化爲青蟲。其半尚是桂枝。小蟹化爲蝎。千變萬化。不可以理測。信然。

膽黃

黃疸一證洋醫概爲膽汁所爲張景岳曰膽黃證凡大驚大恐及鬪毆傷者皆有之嘗見虎狼之驚突然喪膽而病黃者其病則驟有酷吏之遭或禍害之慮恐怖不已而病黃者其病則徐如南北朝齊永明十一年有大學生魏準者因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爲膽破即此之類又嘗見有鬪毆之後日漸病黃者因傷膽而然其證則無火無濕其人則昏沉因倦其色則黃正黃如染凡此數證皆因傷膽蓋膽傷則膽氣敗而膽泄故爲此症經曰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義猶此也是說亦見辨證錄岡田滄海曰氣勞爲黃已見許叔微之說非張景岳之創見也

精神內守證

凡天地之間物有爲變化妙用而不可知其方者稱之曰神易曰神無方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也神之爲用也必憑精於物以是其形雖隱而其迹必從物而見乃亦有可知而言者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又曰知神之所爲是也夫神者精之用而精者爲神之體故有精神之名也五嶽山人集云茂暑鑠稾質薄者焦而芙荷發色嚴霜隕物柯殘者凋而松柏揚秀內藏者厚則客氣不能移也故長夏之候悲慘則肌凉隆冬之時盛怒則面赤殷憂白髮多思耗神膚密拒風精完奈勞未有內氣和暢而外邪干之者也是即可爲素問精神內守病安從來註荀子曰治氣養神氣治而凝一即是精精足而神全可克與天地同壽旡有終時矣亦同旨

病治其心

瀟湘錄云。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欲。不使迷亂。則心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餘冬序錄云。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其君哀宗親問愈之之方。對曰。但治心爾。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心亦然。郭伯康衛生偈云。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藥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三書偶同見。素問曰。心亂則百病生。心靜則萬病息。其言信矣。

內外傷

禪寄筆談云。淮南子俶眞訓曰。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如槀。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夫東垣內外傷辨。在醫家稱爲有見。觀淮南之言如此。則前人已有言矣。不造於東垣也。嗚呼。古書可不讀諸。

火有二

幾亭外書云。凡火有二。在臟腑。升降自如則爲氣。衝逆上攻。則爲火。在經絡筋肉者。流行不滯則爲氣。壅於一處。則爲痛爲瘡。重則癰腫生焉。兩言以蔽之。氣逆爲火。氣壅爲火。斷不可以有餘爲火也。此說可以補丹溪之短焉。

不宜盡去火

李空同曰。人之病痰火八九。老人不宜盡去火。虛人不宜盡去痰。去之則愈病。芳恂益曰。此言甚益于醫道也。要知火是元氣之別名。痰是水穀之精液也。

邪不能勝正

吾學編載。明景清倜儻尙大節。初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

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且曰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遂絕不至。文海坡沙云。桓石虔之名。陳琳之檄。杜子美之詩。文潞公之押。王摩詰之畫。王漸之經義。皆能愈。乃知邪祟之氣。不敵人道。舍人而事鬼者。非術士之談。則婦人女子之見也。昔有人爲狐所魅。諸術不能辟。適聞伊藤仁齊之德能服妖。招請之。仁齋至。口不吐一言。狐慴服謝罪去。元人就日錄云。凡見理明之人。一切神鬼陰陽。皆不能惑。應劭風俗通云。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響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陳北溪亦曰。凡諸般鬼神之旺。皆由人心興之。人以爲靈則靈。不以爲靈。則不靈。人以爲怪則怪。不以爲怪。則不怪。余謂妖由人興。申繻之言確矣。是其證也。

愼診察

談撰云。醫之爲術。乃人之司命。不可以妄意爲。須中心曉然。指下明白。以形證脈。以脈究病。按指當法。而指無太遽。視病必詳愼。（一作確）然後察人之虛實。視時之寒煥。氣有强弱。體有肥瘠。以至風土異宜。賦受各異。學福齋集云。夫人之病。有宜攻者。宜補者。醫之發藥。在審其病而用之。不可偏也。宜攻而補。是助惡長慝也。宜補而攻。是侮弱虐柔也。檀几叢書云。張某先生曰。看來病症儘多。須識得病原。只一二件總關處。特省便不費手。又云。識得病。便自有葯。查得賊。便好用兵。只是矯其所反。龐安常曰。仲景曰。陰陽虛實之交錯。其候至微。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信斯言也。自非心精學博。機運無窮。未有不觸途面牆。倒行逆施者。事林廣記云。用葯如用刑。刑不可誤。誤即殺人。用葯亦然。一有不謹。性

命係焉。可不慎諸。又云。方以經驗爲良。葯以詳訂爲貴。余謂諺云。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此理不可無也。蓋世不患無良葯。只患無良醫。有良藥而無良醫。參附不能療病。無良藥而有良醫。薑葱亦可拯痾。所以不可執法也。李士材曰。或執有據之論。而病情未必相符。或與無本之言。而醫理何曾夢見。正易簡方云。病在臟。而悞攻其腑。譬之隔靴搔痒。病在腑。而悞攻其臟。謂之引賊入門。古人謂治虛證。如貧家積錢。稱得一錢。費九分。元非容易。王道無近功之言。良有以也。

本草註詮

禪寄筆談云。夫以一藥治一病者。本草也。以衆藥治一病者。醫方也。醫方者。始於本草。而合衆藥。以爲一方也。然用藥忌雜。雜則無効。又云。藥餌飲食。均之貴精。不貴多也。古今釋疑云。醫學會通曰。必熱必寒。必散必收者。君之主也。不宣不明。不受不行者。臣之輔也。能受能令。能合能分者。佐之助也。或擊或發。或刼或開者。使之用也。破寒必熱。逐熱必寒。去燥必濡。除濕必泄者。逆則攻也。治驚須平。治損須溫。治留須收。治堅須潰者。從則須也。是即本草之註詮。

病由氣勝負

東原錄云。周禮疾醫。鄭康成注云。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者。凡十五字。最得其要。於諸疾無不包括。謂氣勝則過也。當攻之。氣負則不及也。當養之。

石藏用

老學庵筆記云。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禀賦怯薄。故案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方弱。非倍用之。

不能取効。故藏用以喜用熱藥得謗。群醫至爲謠言。藏用擔頭三斗火。按伊都梁詩云。讀書萬卷一簞醇。學不如斯醫不神。斗火盤氷同是癖。却勝岐路追羊人。蓋本於此。

莊子言與思邈合

孄眞子云。關中名醫駱耕道曰。莊子之言。有與孫眞人醫方相合者。五苓散五味。而以朮猪苓爲主。故曰五苓。

參蓍甘草喩

長水文鈔云。君實有云。吾言如人參甘草。蓋味之平。益之長。又迂其效之遲也。香祖筆記云。伯淳道君實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病甚。則非所能及。愚謂。熙寧之病。已甚矣。溫公一出。而立起膏肓。天下咸如更生。天不祚宋。遂使公年不永。豈云非所及哉。廣虞初新志六君子飲說云。譬諸國有元老。與二三大臣。同執魁柄。陶育人才。以衛國命。一時雖有健吏鷙將。俱得收其用。而使奏功于元宰之前。雍容就列。稱曰君子。斯誠君子矣。倘或失于輕重。偏用二者。即翻使參蓍味少。是小人進。而君子落落然。正人道衰。而國命危。且既偏用二者。必漸使火參烏喙。雜然並進。君子盡去。而國命訖矣。其可不愼哉。雨森芳洲曰。啇彝周鼎。異器而同用。前聖後聖。異言而同道。譬諸良醫之用藥。皆藥也。或參蓍。或烏桂。隨時因證。不得不異也。拘於言而憎乎實。視其外而忘其內。如之何而可。是皆知醫之言。

時醫眞詮

北窓炙輠云。黃師文云。男子服建中湯。婦人服四物湯。往往十七八得。但時爲之損益耳。南雅堂全集云。一切雜病。以氣血痰鬱四字求之。氣

用四君子湯。血用四物湯。痰用二陳湯。欝用越鞠丸。參差互用。各盡其妙。是亦時醫之眞詮。

三陰陽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之間。何物不有陰陽。況人者小天地。其疾病之變。亦豈可不由陰陽焉哉。劉熙釋名云。陰蔭也。氣在內奧蔭也。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此言說得善矣。又有變用者。孔穎達曰。凡外貌爲陽。內心爲陰。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爲陽。故史記韓非說難云。陽收其身。而實孤之。陰用其言。而顯棄之是也。倘湖樵書云。昔先君子有言。醫亦有何奇術。但須曉得陰陽二字。病有陰陽。脈有陰陽。葯有陰陽。知三者之陰陽。思過半矣。

諺語

閑情偶寄云。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旨哉斯言。不可諺語目之也。又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引諺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面如土。此諺諸家缺出典。可惜矣。

邦諺五不知

邦諺云。世間有五不知。儒者不知書。沙門不知經。醫師不知藥。書家不知字。士輩不知人。是即與漢土所謂館師無坐板氣。地師無流藝氣。禪師無杖拂氣。煉師無丹汞氣。醫師無方術氣。方是白描畫手本分。師家一般。今之醫家。求其人蓋鮮矣。又云。染匠白袴。箕商笠籔籠。頭匠括髮。漁賈食餒。卜師忘身。僧侶不信。醫工不療。儒者不行。蓋此八者。其業不同。而皆知爲人。而不識自爲。爲專務於外。而忘其身者一也。豈可不猛省哉。

知物性

明辨類函云。物各有性。知其性則知其用。執一則失變化之用。又云。其根苗蓋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之。坐拏能懵人。食其心則醒。楝根皮瀉人。枝皮則吐人。邕州所貢藍藥。即藍蛇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鳥獸之肉。皆補血。其毛角鱗鬣。皆破血。鷹鶻鳥獸之肉。雖筋骨皆化。而獨不能化。如此之類甚多。悉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朝野僉載云。被蠶齧者。以甲蟲末傅之。被馬咬者。燒鞭鞘灰塗之。蓋取其相服也。蜘蛛齧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百不失一。松崎慊堂曰。蛇似鱣。啖之必毒。橘似柑。甘之何害。無毒宜愛。有害宜惡。曾槃椿堂雜識云。錫之於汞也。銅之於醋也。鉛之於硫也。於醋也。榛之於蠏也。蛭之於鹽也。穌飴之於螟府也。蕎麥之於蓋草也。鮭苺之於萊菔也。萊菔之於餹錫也。柿漆之於蕎麥殼也。魚肉之於机子也。菌耳之於紫茄及櫻皮也。米酒之於腐婢也。餹錫中痤蘿蔔。則其津頓脫。又稻秔之平穩。醞之則成酒。成醋。而酒之起腫。醋之消腫。是其確證者也。凡此類不暇縷舉。古人務用心于斯。其意可知矣。

鳥獸知解毒

朝野僉載云。醫書言。虎中藥箭。食清泥。野豬中藥箭。豗薺苨而食。雉被鷹傷。以地黃葉帖之。又礜石可害鼠。張鷟曾試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識人。猶知取泥汁飲之。須臾平復。鳥獸蟲物。猶知解毒。何況人乎。五雜俎云。牝鹿銜草。以飴其牡。蜘蛛齧芋。以磨其腹。物之微者。猶知藥餌。而人

反不知也。可乎。僧傳光詩云。荳苗鹿嚼解烏毒。艾葉雀啣奪燕巢。鳥獸不曾看本草。諳知葯性是誰教。

人氣溫涼

七修類稿云。人吹氣則寒。呵氣則熱。予謂人氣之有溫涼。如天之氣然也。豈人之津液。亦有寒熱者耶。不可概論明矣。

鍼灸要訣

能改齋漫錄云。凡物經火乃能壽。土遇水則潰。爲瓦礫乃至千年。木仆地則朽。炭之埋沒更堅緻。人之灼艾猶是也。幾亭文錄云。數十年痼疾。葯餌不能攻。其在經絡肌骨者。宜用鍼。其在藏府腸胃者。宜用灸。清異錄云。凡病膏肓之際。藥效難比鍼灸之所以用也。鍼長於宜壅滯。灸長於通氣血。古人謂之延年火。又曰。火輪三昧。今人有病必灸。亦大癖也。

後藤艮山曰。灸法有四。一曰開表。二曰行經。三曰溫導。四曰徹底。按灸亦有發毒之効。千金脚氣門云。毒氣外滿。則灸洩之。運化玄樞云。仲春之月。初旬便須灸兩脚三里絕骨。對穴各七壯。以洩毒氣是也。後藤省曰。諸疾不可治者。勿强灸之過度。靈樞謂之惡火。反爲火勢買害焉。若誤灸寖劇。而遂歸罪於先子者。噫是失火怨燧人也。可勝嘆哉。以上皆鍼灸之要訣。

鍼灸詩

鍼灸詠詩不多見。唐徐夤詩。骨冷欲針先覺痛。肉頑頻灸不成瘡。朱鹿田詩。我求壯艾三年藥。汝似王瓜五月生。谷源艾詩。野外收歸帶脫煙。根塵脫盡白如綿。命門一灼死中治。去却從前萬病緣。清歐北詩。灼艾連朝凡幾炷。可憐徹骨夜呼酸。劣有數詩已。

凍死要訣

我邦北地。至冬積雪數丈。凍死尤夥。日本外史云。久松義勝幽于甲斐。至是逃出。蹈雪而歸。足指皆墜是也。大金國史云。是年北方寒甚。裂膚墮指。多有死者。又云。冬極寒。厚毛爲衣。非入室不撤衣履。稍薄。則墮指裂膚。可以徵焉。福惠全書云。凍極之人。令居密室。閉氣。溫衣被。裳蓋綏溫酒。不可近火。近火。則笑而殞也。若暴飲極熱。則齒脫。學學菴筆記云。大雪中跣足人。不可便以熱湯洗。或飲熱酒。足趾隨墮。又觸寒來。寒未解。勿使飲湯食熱物。敬信錄云。凍死用硫黃焰硝各等分爲末。點兩眼角。是亦救凍死之要訣。

凍梨

老人面皮無澤。謂之凍梨。小兒頭上白禿。謂之臘梨。亦凍梨。一類之語。

出于名義考。劉桂山曰。臘梨者。臘月之梨。所謂凍梨也。頭生白禿。其狀類此。故亦呼臘梨。又云。外科奇救方作辣離。醫法指南作鬎鬁。事物紺絑作喇哩。皆因音而轉訛也。

瞻病詩

僧元政瞻病詩云。飲食與醫藥。按方投所須。一心住慈愍。百事忘勞劬。緩急虎啣子。寒溫雞抱雛。當仁無所讓。寧望福田腴。瞻病詩頗多。惟此八句。詞雅而意切。

保精

朱錫鬯書燈銘云。人之有精。猶膏之在檠。養之既固。溢爲聰明。未聞膏竭。而猶有光者也。戒之哉。石天基傳家寶云。油盡燈滅。髓竭人亡。添油燈亮。補髓人强。二子語尤警切。陸象山集云。侍登鬼谷山。先生行泥塗。

二三十里。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困不堪。是亦其一徵。任恭惠公年老彌健。或問其故。曰曾讀文選。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斯二語略得葆精之道。

學尊師承

汪琬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如吾醫學亦然。殷仲春曰。人誕靈大塊。莫切于有生。有生莫懼于疾病。疾病莫甚于死亡。死亡莫甚于醫藥。醫葯莫甚于醫人。醫人莫甚于方術。方術莫甚于潛究。潛究莫甚于診視。診視莫甚于超絕。超絕莫甚于師承。師承莫甚于正派。正派莫甚于多學。多學莫甚于仁人。惟仁人者始可以語此。

味道攝生

茶餘客話云。西堂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以異于人也。明蔡虛齋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己之私而已。亦是味道攝生之言。

不死方

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陳眉公曰。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雖死至今知之。是得死而不亡之道。陸農師曰。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死而不亡同意。聽松廬詩話云。今人未嘗生。古人未嘗死。陳亦韓詩也。誦之令人亦愧亦憤。後生有志者。宜早求不死方。胡雅威曰。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聖賢豪傑。離文章則其人皆死。二家之論亦警快。

學醫要訣

世之攻漢學者。斥義理爲支離。學宋儒者。訾訓詁爲芻狗。胥皆失之。小倉山房文集云。緜莊嘗曰。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尤非。孟子不云。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醫學亦爲然。錢琦常言。平常自勉者。惟虛心實力四字。譚尙忠教子言曰。人當先約其身。身約則心約。心約則事不踰閑。然後可以擴充。爲有本之事功矣。是亦學醫之要訣。陳念祖曰。今醫學各成門戶。所藉乎明先聖之功。溯委窮源。不絕於口。則陷溺未久及。穎慧過人者。自必悔而就學。道不孤矣。

讀書得一言

勞莪野常言。讀孔子書。得一言。曰務民之義。讀孟子書。得一言。曰强爲善而已矣。讀朱子書。得一言。曰强爲切已體察。余讀仲景書。一言曰。見

病知源。若夫纍瓦結繩以爲文。風雲月露以爲詩。博古高論以爲學者。古人所謂尸讀耳。

田刀斬亂絲法

陳維岳曰。余治春秋。用刀斬亂絲法。盡截去諸傳。葛藤獨據正文。要參前後年月。不就一條上鑿求之。遂流覽二百四十年內。領會當時大勢大情。則聖人之意。不難窺也。余讀傷寒論。亦從此法悟入。徐大椿曰。經以驗方。方以徵經。經之與方。至參伍不相戾。益知仲景氏不我欺焉。繆仲淳曰。據經以疏義。緣義以致用。參互以盡其長。簡誤以防其長。尤在涇曰。夫振裘者。必挈其領。整網者。必提其綱。不知出此。而從事區別。縱極淸楚。亦何適用哉。茲略引大端于前。分列經目于後。而仲景之方與法。罔不備舉。然後太陽一經。千頭萬緒。總歸一貫。比于百八輪珠。箇箇

在手矣。是皆斬亂絲法。

吳江名醫詩

隨園詩話載。吳江二名醫詩。其一爲薛雪。其二爲徐靈胎。雪嘲陶令云。又向門前栽五柳。風來依舊折腰枝。咏漢高云。恰笑手提三尺劍。斬蛇容易割雞難。徐詩云。一生那有眞閒日。百歲仍多未了緣。題碁門云。滿山靈草仙人藥。一徑松風處士墳。皆佳句也。尤在涇亦吳人。與靈胎並稱。其絕筆云。椰瓢松塵有前緣。交好于今三十年。曲水傳觴宜有後。旗亭畫壁猥居前。病來希逸春無分。老至淵明酒已捐。此後音塵都隔斷。新詩那得到重泉。又有魏荔彤者。馬陵道云。戰壘千秋沙草平。更無殘戟礙春耕。荒城夜半喧雷雨。還似當年萬弩聲。峴山云。當塗典午事紛紛。西蜀山川附暮雲。我到峴山無淚洒。秋風曾拜臥龍墳。荔彤字念庭。

栢鄉人。著有傷寒論本義。

本邦名醫詩

江村北海曰。余考古藉。醫之以詩稱者絕無。以今思之。似不可解。如他邦姑置之。今京城中業講說者。無慮數十人。執謁其門。靡匪醫家子弟。除之無復生徒。而醫生爲學。亦唯不過習句讀。學作詩。以潤飾自家術業。故雖間有才敏子弟。未至小成。既已弁髦其學。蓋儒術文藝。不可立身糊口。而方技往往與家殖財也。是以近時爲醫者。無不作詩。而善詩者至罕矣。余謂古昔爲醫。非如近時衆且濫也。宜其槩見也。迄足利氏時。獨有阪士佛伊勢記行詩。優柔平暢。頗足誦詠。此說使吾黨之士幾愧死。然本邦中古醫而善詩者。以吉田宜爲魁。其詩見于懷風藻。繼與者爲和眞綱仲世陽豊年。見于經國集。後有田達音。其詩集別行。而北

海不論及之。亦爲可惜矣。田達音詩云。藥圃君臣三兩畝。書齋道德五千言。人以爲佳句。田達音即島田忠臣。傳詳于名醫傳前編。

高僧醫喩

栂尾僧高辯答北條泰時曰。治國之道。如醫之治病。良醫能察其原。審寒熱之所中。然後投劑。故能療病。世之爲治者。不察其原。濫行賞罰。故姦僞日作。風俗日偸。雖欲爲之治。末由已。譬之庸醫不知病原之所在。妄施治療。夫國之不治。由人欲害之。欲心一萌。百殃競起。子執國政。躬自率勵。何不成之有。兌長老謂德川烈祖曰。天下至大者道。至强者理。此語。見畫一元龜。二氏皆服之善醫國。

儒士醫喩

海防臆測云。人之病傷寒及痢者。其危劇正在六七日間。能逡巡過此期。則必有可療之機。醫生惴於其始時病勢之熾槩有可治之機。猶倘屏營遲疑。不敢下手。謂之良工可乎。然則對陸梁之虜。不必大生震怖。承國勢積弱。不必自擢奮勵之志。當揆時審計。以濟危急。則雖擧世稱以不可爲者。未始無挽回之方也。鹽谷宕陰曰。夫兵者毒藥。藥不毒。則不能攻毒。故易之師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又曰。使非養癰於數十年之前。潰癰於設巡船之後。何以至是。今但歸咎於割癰之人。而養癰潰癰者不問。故至今以養癰爲得計。又曰。不知自反。而惟歸咎於船礮之不若。是疾誤庸醫不咎方。而咎藥材之無力也。噫。可謂醫國之論矣。

色誡

人生有欲。莫甚於男女之慾。漢高忍一杯之分。而不忍割戚姬之愛。項羽縱三月之火。而猶有垓下之泣。況其下此者乎。故昔人謂女色爲生

我之門。死我之戶。或詩云。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伏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催君骨髓枯。詞雖鄙俚。意甚警切。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致何也。雨森芳洲曰。列子楊朱篇云。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曰。酒色之資。恐用不盡。伊勢十兵衛者。薩州之聞番也。長於應世。人皆以爲敏。一日告於友曰。人常言腎者水也。色欲大過恐竭。予則以爲腎水者天下寳也。用之不盡。留一滴以死。眞爲可惜。故夙夜使之。又使之。直待其盡而後死。不亦宜乎。彼未嘗讀列子。未嘗聽郭璞之論。所言如合符節。豈非可笑之甚耶。

藥方喩

爪牙者不羽翼。羽翼者不爪牙。故厚者不重之。重者不厚之。厚者重者。

并而有之。唯君爲然。如醫方爲尤然。鄭端友曰。譬如聚千夫而擧重。不如得一烏獲。挾萬夫以妄射。不如得一逢蒙。大抵不得其當。雖多奚爲。用藥之法。正猶得烏獲逢蒙也。先輩又曰。弓矢猶毒藥。人猶醫者。用弓矢殺人者。非佳士。用毒藥活人者。是良醫。徐靈胎曰。仲景之方。猶百鈞之弩也。如其中的。一擧貫革。如不中的。弓勁矢疾。去的彌遠。乃射者不恨己之不能審的。而恨弓强之不可以命中。不亦異乎。可謂善喩。

博覽要約

吳醫彙講有博約圖言。頗確實可據。而陳念祖曰。醫書充棟汗牛。可以博覽之。以廣見識。非謂諸家所著皆善本也。杉本良曰。讀汗牛方書。視數千人病。於活人手段如有神。徒多聞博識。不踐實功。則每對診疾。胸中旁午。不二不三。多聞適爲之患。俚語曰。紙上空談。一無裨實用。不其

然乎。然視夫目不識一丁。而妄夸家技者。則亦有間焉。

南涯銘讃

洛醫彙講載吉益南涯智仁勇讃。智云。審明病證。知其所在。見機應變。以救其殆。仁云。人之有病。若己有之。竭心去毒。俾壽無期。勇云。病篤體羸。衆醫疑懼。時攻其毒。死生不顧。八勿銘云。醫之愼也。有八勿矣。勿施未決治。屢移方。倣王莽之陋。勿泥舊効方。徒守一受守株之呰。勿眩惑病因。背脈證之候。勿繫縛死生。失攻擊之時。勿厭寒暑風雨。而怨天授。勿分貴賤貧富。而貪貨利。勿好奇方。恣加減。廢其舊。勿立我意。逞私見。毀他醫。皆實論也。

紫雙丸

病源候論云。小兒大便。其糞黃而臭。此腹內有伏熱。宜將服龍鬚湯。若糞白而酢臭。則挾宿寒不消。當服紫雙丸。是爲古人用紫圓之權輿。而此方每二丸服之。故稱紫雙。猶外臺所載。牛黃雙丸之例也。程衍道曰。紫雙卽紫霜。臆見耳。孫思邈曰。小兒不能哺乳。當與四味紫丸下之。小兒始生。生氣尚盛。但有微惡。則須下之。必無所損。及其愈病。則致深益。若不時下。則成大疾。疾成則難治矣。丸下。四味紫丸最善。雖下不損人。足以去疾。楊士瀛曰。凡臍風撮口。胎風撮口。鎖肛撮口。窮腸撮口。卵疝撮口。皆出欝結。腸胃閉不得通。腹中滿脹。肚上青筋。撮口不乳。症候甚急。用紫圓子利之。纔通疾去。兒和用者敬信。而王碩曰名醫云。小兒哺乳不節。化爲痰癖。痰滿則搐。日久爲癎。愼勿以驚藥投之。宜每日隨兒大小。以紫圓與之。一以消化乳食。使痰氣隨下。其症自然磨退。良妙。此藥固是小兒之妙藥。余以此治大人因滯吐症。極効。又一切痢疾。亦先

服數十圓然後治痢尤切當陳復正曰小兒變蒸發熱不解并挾傷寒
溫壯汗後熱不歇及腹中有痰癖哺乳不進則吐哯食癇先寒後熱以
紫圓下之洛醫彙講亦載紫圓說云夫兒科之峻藥獨巴豆而已哉烏
頭水銀之酷烈以配於驚風方蜈蚣全蝎之猛毒以具於臍風方審察
病機者醫之工也攻邪伐病者藥之能也有此病而有此藥譬諸國家
畜兵以禦寇醫家蓄藥以攻病豈有無警而用兵無病而用葯哉

治法

盧復曰治者平治之謂使之復于平常之法則也善平治謂之醫醫者
依也意也故醫非心悟人何可依故醫不可忽也雨森芳洲曰醫家除
病曰治療无病曰平復大學所謂國治天下平亦復如此賀屋恭曰藥
曰方治曰法法定而後方定矣方法之義不可不知焉方也者方隅之

方不可變易者也藥定於一方不可變易故藥以方而言也法也者法
則之法孔子曰制而行之謂之法法必得其人而後成焉法在醫而不
在病也所以推證知物辨順逆明虛實定所在分主客者是之謂法也
施治之規矩也法立而後轉機可見焉藥方可處焉不知法者不能得
病之條理故治以法而言也各一義

方劑

子華子云藥者瀹也瀹者養也心法曰方體也法用也徒知體而不知
用者弊矣體用不失可謂上工矣廣韻云方道也易正義云方謂法術
也醫方者醫之藥方也又醫法也醫之道也張子和曰劑者和也方者
合也故方如瓦之合劑猶羹之和也方不對病則非方劑不蠲疾則非
劑也易簡方云方倣也不過倣以為法原不可執定成方若能臨機選

擇。隨證加減。則是方皆爲我用。若果執成方。則凡方皆不可用。又云。有一方治十數症者。若必果守一病成方。亦不勝其載矣。擧一隅。不以三隅反者。不復也。芷園覆餘云。方字有不可移易義。東西南北可移之耶。第要認得東西南北。請就是匠人之手矣。山本頤庵曰。劑說文齊也。爾雅釋言云。劑剪齊也。註南方人呼剪刀爲劑刀。疏皆爲齊截也。按合藥謂之一劑者。即此義也。畑惟和曰。夫方之爲劑。譬如染草於色。鹽梅之於味。數品戮力和劑。而後極其變化。以致妙用。老聃所謂數車無車。欲一一拆之。以極其効。豈可得哉。蓋此說本於張銳雞峯普濟方云。近世醫者。用藥治病。多出新意。不用古方。不知古人方意。有今人所不到者甚多。如諸寒食散。五石澤蘭元。登仙酒之類。其治療有意外不測之效。觀其所用藥。則皆尋常所用之物也。但以相反相惡者並用之。激之使爲效。詳其妙理。蓋出於今人意表。經云。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蓋言錯雜和合。則其間必有爭效致能者。故不可勝視勝極也。孫眞人亦曰。神物致靈。不拘常制。至理關感。智莫能知其能。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戎鹽累卵。獺膽分盃。撫掌成聲。沃火生沸。不知所以然也。又如五味顏色和合。其變化不可得而名焉。出於繩墨規矩之外。然後能致顏色氣味之妙。此非神智。則孰能至此。學者不可忽也。張氏之言。可謂啓發古人立方之深意。圓機之妙蘊矣。

醫道未至極

橘窓茶話云。天下妙理。不論巨細。各有極到處。字到王羲之極。詩到盛唐極。文章到韓蘇極。學問至四書極。演說到程朱極。吾知雖歷萬世。莫之能變也。但不知醫道當何者爲極。辯駁紛綸。有如聚訟。至於明季。雜

以異端之說。悾侗無據。遂令病者無回春之望。往往陷於非命。可歎。此說在今日。尤切當。按程應旄問醫道曰。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也。理在事物。是故君子不能外事物以言道。醫之事物。治病用藥是也。窮藥病之理。覈藥病之實。病與藥對。則病解。醫家日用常行之所當然。此之謂道也。精此則神。明此則妙。外此而談神論妙者。要皆不過渺茫臆度而無投模。辟之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何足與言道之所以爲道哉。

儒醫

橘窓茶話云。儒而爲醫之事者。謂之儒醫。在上者也。醫而有儒之心者。亦謂之儒醫。在下者也。在上者有命。不可以希而圖之。在下者有志。可以勉而爲之。古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勉乎。按朝鮮理學通錄載朱震亨。在其中。則雅業醫者。其儒而隱于醫者。唯韓康伯其人耳。伊藤維禎儒醫辯。太宰純答木村希黯書。喋喋乎論其非。然不如芳洲之綏當也。

醫易

汪昂曰。夫易之爲書。變動不居。然亦有變易不易二義。故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卦誠方矣。豈方智之中。遂無圓神之妙也哉。孫思邈曰。凡爲大醫。先須通儒書。又曰。不讀五經。即不知有仁義禮智信之道。蓋人仁義充體。志正氣粹。則以心源既明。故能精其技術也。又曰。不知易。不可以爲醫。又曰。須妙解五行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並須精熟。夫易變易不定也。學之則能知萬物變化。自無定極。因以知人身疾病。無所底止。而其治之不可不應變通權。孫氏之言。誠爲有旨。古人亦有用意於易與醫者。有人問陶隱居曰。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

死者。世以爲知言。唐子西記易庵。不然其說曰。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知本草之爲難。而不知經尤爲難。二子之說亦各有理。

膽大心小

盍簪錄云。膽大心小。智圓行方。人知出於孫思邈之語。而淮南鴻烈解已言之矣。主術訓曰。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按劉邵人物志云。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心小所以愼咎悔也。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大志大者。豪傑之儁也。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志小者。拘愞之人也。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或壯其志大。是誤於小大者也。薛敬軒曰。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此言可以爲思邈之註疏矣。宋王溥唐會要載孫氏語。行欲方。改作仁欲方。引詩經爲證。或曰。古以仁爲行之總謂。則會要似優。

醫似屠劊

皇甫謐釋勸論云。岐伯剖腹以蠲物。抱朴子云。淳于解臚以理腦。初學記云。文摯愆筋以療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等事頗妄誕。賢者不信矣。聖惠方癰疽論云。盧淳有截指之効。靜而思之。非良法也。劉涓盧扁之流。唯擅名於前。審詳理趣。亦未得全通也。外科精要云。今之名外科者。多是膠柱不善變通。立性麤率。惟以鍼刀爲快。始用毒藥塗其外。內施冷藥以虛其胃。外以藥閉塞毛竅。致使毒氣無從所出。內外交攻。

血氣溷亂。則正氣愈虧。邪氣滋盛。其瘡腫劈。根脚散闊。而患者疼痛昏迷。恣其所措毒勢爛漫。却云。痛者易瘵。操心剛狠。輕視人命。以規微利。却以軟言慰諭病者。殊不與念人之痛楚。頃刻難堪。反以毒藥麻癡好肉。務施刀剪去壞肉。如此爲醫。與屠劊何異哉。言至於此。惻然寒心。故善惡之證。全在醫之工拙。故愚不得不辨明之。然視今之洋醫。乃敢自信。有往往履此覆轍者。吁可怪也。

牛渚漫錄卷三終